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02

论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 毛泽东实践哲学

韩步江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毛泽东实践哲学不是纯粹抽象思辨的体系,而是分散在毛泽东社会实践活动和理论著作中关于如何认识和进行社会实践的智慧结晶,与抽象的“实践哲学”的区别在于,它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思考和研究的是具体的“社会实践”,但又不被其所束缚,不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上,而强调发展性、革命性和科学性,达到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次,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统一,是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价值性,能够产生改变现实的真正物质力量,不同于将实践限定为本体论范畴的学说体系。

关键词:问题导向;实践哲学;毛泽东;持久战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5-0010-10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现实问题又一次导出对社会实践的持久战认识,似乎毛泽东写作的《论持久战》在多年以后又被重新回忆、调整和修复,人们基于现实问题开展社会实践的学问似乎存在着超历史的共同逻辑。而如何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开展正确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则必须完整地重温和深挖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实践证明,毛泽东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思想,是行之有效并能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现实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真正的动力和机制就在于其实践哲学思想,就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所理解的那样,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和发展成了一种行动辩证法,从遵守行动辩证法的层面上才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否继续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行动的领域即社会实践的领域,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活跃起来,

“就行动的辩证方式而言,影响又反过来了,因为正是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主体—客体范畴重新活跃起来。”^①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面对现实问题即抗日战争问题认识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充分体现了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分析、思考和解决能力,是抗日战争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其战略战术,抵制错误认识,凝聚必胜共识的真理性著作。其逻辑性和现实性充分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了。能够如此系统地展开现实问题的分析并建构解决方案,主要得益于毛泽东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思想,得益于毛泽东很早就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例如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而强调现实问题导向的基础性作用,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因为现实问题是现实真正的发展力量,以其为我们实践活动的导向,能够使我们的实践活动不偏离现实,成为推动现实发展的真正有效动力。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KS068);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韩步江(1981—),男,江苏盐城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①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需要注意的是,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还需要围绕着现实问题从实际出发辩证综合地建构社会实践格局。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属于中国,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发挥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积极有效的努力,让人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那就没有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住持久战。可见,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是毛泽东建构实践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一 坚持现实问题导向使毛泽东能够真正地把握住现实的本质,把社会实践真正地扎根于现实之中

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偏重于理论问题、基本原理,倾向于认识论层面、追求普适性逻辑。在毛泽东这里,马克思主义则变成了一种中心点转换即现实问题导向下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使普遍真理内化于社会实践过程,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现实发展、重塑一种具体真实存在的形态和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那么,在毛泽东这里,则意味着人的社会实践本质上是由社会生活建构出来的。如果说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理论即不是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要确立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那么,在毛泽东这里,则强调解决认识问题一定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③。可见,毛泽东眼中的实践是具体的,是与认识有紧密联系的,不是纯粹本体论的,是要强调“于事物的环境”中存在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实践辩证法即社会实践活动的学问是扎根于唯物主义根基的^④。从现实即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是毛泽东建构实践哲学思想的出发点。

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现实,是衡量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根标尺。马克思现实观具有多元维度,“对马克思来说,把握现实,首先是一种立场和态度,然后是科学的方法,最后还是一种针对美好未来的行动参与和实践追求。”^⑤其伟大的变革意义就在:根本不依赖于绝对者上帝或神秘的“主客一体”,完全从感性的一感性活动的一世界本身来把握现实,来阐述现实的本质性^⑥。显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实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是需要正确对待和认真研究的存在。不能在本质层面上把握住现实,就会停留在现实中,看不到现实本身的张力和发展空间,就会遮蔽社会现实,否认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与差别,转向以主观思想展开对社会现实的外部反思,不能真正地扎根于社会现实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这就是说,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能把握现实的本质即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把握的现实都应该是正确的,开展具体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现实本身发展。而抓住现实问题并以此为导向,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出发进行社会实践,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现实发展,则是毛泽东成为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依据。

(一) 现实问题是现实的本质体现

在毛泽东看来,现实问题就是现实本质的体现,抓住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地看清和抓住现实,要想不停留在现实中,不被现实现象所迷惑,就必须以现实问题为突破口,确立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但有现实问题意识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如果对现实问题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认识和分析,在毛泽东看来也不能把握住现实本质。在毛泽东之前,实际上李大钊同志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强调必须将问题与主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作为现实问题的社会问题,“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87页。

④韩步江:《论毛泽东实践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根基——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中的“辩证法与延安道路”谈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⑤刘森林:《马克思现实观的四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⑥吴晓明:《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个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①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都很强调现实问题,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是实际的,而且是现实本质的体现。纯粹的理论问题研究如果不关注现实,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在毛泽东看来,极易走向教条主义。就如许多学生“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②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现实问题是现实的本质体现呢?毛泽东指出,必须透过现象把握实质,“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③而现实的本质就体现在现实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现实问题是现实的一种实质性存在,需要以矛盾来理解和把握其本质,“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④因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现实问题是现实本质的体现,就在于它是现实事物内在矛盾的本质表达,以矛盾的视野和方法去把握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地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⑥可见,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必须懂得调查和研究的程度即是大略的调查和研究、还是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分析和综合,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搞清问题的性质,才能真正地把握住现实本质。

(二)社会实践必须扎根于滋生现实问题的土壤中

马克思指出,在本质上全部社会生活是实践的。^⑦这使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变为从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概念,即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同于个人实践,它更强调现实普遍性逻辑,也就是说,它更需要把握滋生现实问题的现实的社会性、历史性,而非私人性、个体性,“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试图从个体实践中引出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在他那里,实践从来就是社会的实践,是社会的人的生产生活。”^⑧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得出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看来,能够产生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原则上把思想与实践作了区分,说明他是在物质力量的意义上使用实践这个概念的。”^⑨这就是说,社会实践作为一种扎根于社会现实中的活动,不是抽象思辨的活动,而是要受到现实条件和规律束缚的活动,不是能完全实现人的主观目的的理想活动,实践“它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和物质能力的展现必然要受到外部物质力量的制约,并介入于客观的因果系列之中。”如果认为,这里只有目的性才起作用,客观的物质规律的作用在人的自觉实践的领域中已能够完全为目的的设定所涵盖,那么,这就是把实践理想化,变成了幻想中的‘实践’。”^⑩可见,社会实践还是

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79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⑧孙伯鍈,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⑨孙伯鍈,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⑩孙伯鍈,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需要具体分析、具体把握的概念,需要把握在社会现实层面通过现实问题所展现出来的本质内容,而满足现实的客观规律的要求才是其真正的科学内涵。

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毛泽东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科学内涵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重要成果,也是毛泽东面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必然逻辑。现实问题与社会实践相辅相成,作为现实本质体现的现实问题,其导向是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离开现实问题导向,极易使社会实践走上形式主义,变成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失去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有效性,而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也离不开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能够建构对现实问题的正确认识,而且也是现实问题真正解决无法离开的内容。毛泽东指出,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能够取得问题的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才能真正地把握问题。“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①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对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做了调查,完完全全搞明白,才有解决的办法。因此,社会实践过程不仅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现实掌握上,而且体现在建构现实问题的正确认识上,同时还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真实过程,能够使其自身扎根于滋生现实问题的现实中,不至于成为抽象思辨的“游戏活动”。

二 坚持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是毛泽东建构实践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现实问题不是静止不变的,根据现实问题开展社会实践,在毛泽东看来,必须懂得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立足于现实问题的具体存在及其发展变化,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察它、分析它、研究它和解决它。因此,社会实践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应该紧紧以现实问题为抓手,搞清其面貌、性质、程度、大小、范围等方面的情况,以使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向导的基础性作用真正地呈现出来,在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中展开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

动。同时,社会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通过现实问题来展现,扎根于现实中的社会实践要想发展,本身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能真正地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引出社会实践的规律,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社会实践手段的有效性,那么社会实践往往就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着的一个个现实问题,都必须具体认真对待,在研究和解决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同时还要服务于社会实践的主题,有助于社会实践目标的实现,加强党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教育大家要警惕现实问题解决不好产生的严重后果^②。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就曾指出:“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③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坚持的是唯物辩证法,不是唯心辩证法,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④。现实问题呈现出来的具体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必须坚持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对待之,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现实问题,而要从现实问题中引出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律;不能主观地认识和把握现实问题,应该掌握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以此为基础建构社会实践的真正逻辑。

毛泽东掌握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认为毛泽东天生就能游刃有余地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事实上,毛泽东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而不断提升的。正是通过不断面对、思考、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才逐渐地意识到需要选择正确的社会实践方式和方向。1921年他就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主张虽然有改造和改良两种,但真正适宜采用的则是俄式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道路,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其他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⑤。在明确社会实践方式和方向后,再面对现实问题时,毛泽东的研究和解决思路才清晰起来。1925年针对为什么要出版《政治周报》的问题,毛泽东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②王新建,池忠军:《论新时代的“两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江淮论坛》2020年第2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道:“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而针对国民党右派分离及对革命前途影响的问题,毛泽东又指出,要看国民党从兴中会以来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②由此可见,围绕解决社会问题选择社会实践方式和方向后,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越来越强调紧密联系社会实践(革命)的主题。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成为社会实践的导向,只有关涉社会实践的现实问题才会影响或决定着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地考察和把握现实问题。同时,在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中也可以发现,毛泽东此时已经深入到现实问题内部,即考察阶级属性对革命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原则把握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以此建构社会实践活动的真正逻辑,使其在现实土壤中能够真正地发展。具体来看,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现实问题的性质影响着社会实践的主题

众所周知,现实问题有很多,也很复杂,正确区分各类各种现实问题,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及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这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够同样程度地成为社会实践的向导。不同性质的现实问题往往同社会实践的关系不一样,以问题为向导,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实践,就需要认真研究现实问题的性质,以此采取正确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社会实践在现实中的展开,如果离开现实问题的性质,不以现实问题的性质为关键点和聚焦点,主观随意地给现实问题定性和定位,不深入现实问题的内外部情况,搞清其来龙去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探寻出正确有

效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活动,那么社会实践在现实中往往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存在,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表象中无法深入到实质层面,表现为一种形式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现实问题的性质构成了其真实存在,不从其内在性质去挖掘和研究它,就形成不了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现实问题的性质影响或决定着社会实践的内容或主题,根本性的现实问题与局部性、阶段性的现实问题必须做出有效区分,以此建构出来的社会实践在内容上就会呈现出多样化,存在着复杂性,需要有机辩证地以总体性视域理解和掌握社会实践的整体格局^③。

为了达到对现实问题的性质真正的了解和掌握,毛泽东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对现实问题做具体的思考:(1)现实问题在现实格局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即现实问题对现实发展的影响程度是根本性的,还是局部性的。(2)现实问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對抗性的,还是非對抗性的。由此,也形成了两种考察现实问题、建构社会实践的方法:(1)以实现现实何种程度的变化来透视现实问题,即以现实问题在现实中的地位 and 作用来建构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内容,如革命或建设(不是改良、调整)的社会实践针对的就是能够使现实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实问题。(2)以矛盾的认识和方法对现实问题的性质做出具体区分,根据其性质,采取合理有效的社会实践。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即矛盾,不同的问题就是不同的矛盾,透过问题的表象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④可见,以矛盾来认识和把握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地深化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毛泽东《矛盾论》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在于面向新时代的中国问题^⑤。但从毛泽东矛盾辩证法思想来看,毛泽东实际上对矛盾是十分强调性质区分的,特别是后来提出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构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③黎群笑,欧阳英:《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历史沿革及逻辑分析——“运动”“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⑤王振民,尚庆飞:《新时代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矛盾论〉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

成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情况决定了矛盾整体的存在样态和性质。假如以现实问题—矛盾本质—矛盾性质—现实问题的模式(实际上不是线性单向作用,而是相互有机作用过程)来看的话,毛泽东实际上是通过现实问题的性质的长期思考和研究,才上升到矛盾性质的区分的,而矛盾性质的区分,无疑产生了面对不同性质的现实问题、需要采取解决不同性质矛盾的不同社会实践方式,这样,现实问题的性质就成了采取何种社会实践的关键点。

(二) 现实问题的状况影响着社会实践的进展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现实问题的性质往往决定着社会实践最终的走向和结果,就抗日战争问题来看,因为其性质是正义的,因此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中国胜利,但是仅仅看性质,不看性质的具体存在和可能变化,具体把握和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是对现实问题的正确态度。如果说现实问题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建构出了社会实践的内容或主题,那么现实问题的存在状况即严重复杂程度,则建构出了社会实践的样态。毛泽东认为,具体把握现实问题,就必须实事求是,虽然现实问题的性质对我们有利,如抗日战争问题,但要想使这种性质变成真正的最终结果,还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如抗日战争早期,敌人的强大,我们的弱小,就是抗日战争问题早期的存在状况。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正视现实问题的严重复杂程度,以此建构社会实践才有真正的着力点,否则社会实践即使有了具体的内容,也不能呈现为具体的样态,围绕现实问题的严重复杂程度才能使社会实践真正地扎根于有力量的地方,不发生盲动主义或冒险主义错误。而具体分析现实问题的严重复杂程度,在毛泽东看来,就能把握社会实践的方寸和尺度,建构出社会实践的合理空间和时间、正确的手段和方法。如在革命实践问题上,当毛泽东认识到敌人强大、自己弱小时,他就明确地意识到革命实践不能直面进行,应该充分利用条件发展自己,采取

游击战等多样手段开展革命实践,需要将革命实践具体化为更加有力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探寻实践道路、创造实践空间、凝聚实践主体,其中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就使得革命实践的空间更加有力量^①。可见,分析和解决严重复杂的现实问题能够深化和拓展社会实践的空间,使其获得真正的力量落脚点。

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看来,现实问题的严重复杂程度需要正确判断形势和采取正确手段,以持久正确的做法达到社会实践的目标。如针对农村革命“过分”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②可见,革命实践的程度在毛泽东看来主要取决于革命问题的复杂严重程度,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现实问题就必须采取“过分”的极大力量,否则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还要做好“过分”的长期准备,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通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解决党的组织问题等。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努力将现实问题的性质掌握住,并将其内化为克服现实问题复杂严重程度的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持久地开展解决现实问题严重程度的社会实践活动,就能把握住社会实践的合理节奏和正确步骤。可见,在把握现实问题严重复杂程度时,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判断是如此实事求是,并没有简单地主观地就现实问题本身来看,而是将现实问题成因放入了一个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和把握,看出其严重复杂程度,明确社会实践的时间长短,尤其是在自身条件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毛泽东对现实问题严重复杂程度的判断,不仅考察了现实问题,而且考量了我们自身。在对比较量中发现,有些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充足时间,毛泽东曾指出:“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③因此,综合辩证地把握现实问题的严重复杂程度使得社会实践的时间得以清晰和明确,社会实践的展开得以有力、有节。

^①韩步江,尚庆飞:《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现实建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考察标尺》,《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三) 现实问题的运动变化影响着社会实践的发展

现实问题就是现实矛盾,在毛泽东看来,必须在过程中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掌握现实问题的运动变化,才能使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建构出社会实践的辩证法,而不是将社会实践看作一成不变的活动。1937年毛泽东形成关于矛盾的哲学思想后,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得到进一步升华。问题就是矛盾。在过程中具体地把握矛盾,就是要求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也必须在过程中通过阶段性来把握,看出现实问题历史性发展变化过程,强调革命实践的发展转化过程,灵活机动地根据现实问题的发展建构富有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革命实践,不能持“不断革命”论,而要主张革命转变论,将民主革命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但要注意反对尾巴主义、冒险主义和急性病。可见,看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的质变,不能根据现实问题的发展变化不慢(尾巴主义)不快(冒险主义和急性病)地推动社会实践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不能真正理解矛盾发展历史阶段性质变的结果。在毛泽东那里,“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①。矛盾的质变就意味着现实问题的解决,不断地解决又不断地再现,现实问题的这种运动变化使人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实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②。因此,现实问题的运动变化构成了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生长点。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握现实问题的运动变化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解决它,将现实问题看成不变的概念,就会在社会实践中犯错误,在认识上停滞不前,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表明,只有将现实问题理解为辩证发展的存在,才能真正地看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现实问题的规律性和社会实践的主体能动性的有机结合。毛泽东

指出:教条主义者“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③。这种抹杀现实问题即现实矛盾可转变性的错误,显然阻碍了社会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看不到现实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还有走向反面的可能,持久战“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④。这实际就意味着,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从其运动变化来看社会实践的建构,因为“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⑤。解决现实问题即矛盾的斗争推动客观过程的发展,就需要适时灵活地以现实问题的运动变化来建构社会实践发展的逻辑。

三 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现实问题。面对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掌握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规律,形成真正的实践智慧,无疑是构建现实问题与社会实践辩证关系、推动现实发展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是实践智慧的结晶,不仅能正确有效地解决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而且也能当代解决现实问题提供重要启示。面对现实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有问题意识,要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解决中国具体现实问题,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如强调“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长期反复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才逐渐达到在哲学层面的实践思想,但“严格地讲,毛泽东的这种实践哲学不是传统意义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在现实问题辩证法中的实践知识或者实践智慧”^⑦。既有真理性,又有价值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⑦文翔,文海鸿:《从实践哲学理解毛泽东实践辩证法》,《探索》2012年第6期。

性,能够在现实中展现为一种真正的物质力量,在推动现实发展的同时,重塑关于现实问题辩证法的认识论。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思想,必须上升到主体认识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主体逻辑,使发现问题、甄别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成为一种规律性过程,适用于所有时代的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有助于在方法论上为研究和解决当代现实问题提供指导,如毛泽东根据现实问题复杂严重程度形成的持久战认识和实践,而且有助于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为当代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建构社会实践提供某种启示,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考察持久战具体方面的具体问题所形成的整体社会实践格局。

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需要以当代的视野为棱镜对其进行折射。如果说它是一座理论资源宝库,那么它在当代的出场,则需要结合当代现实问题进行选择,因为“对不同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对其思想多样化的理解常常被调动起来以达到不同的预期效果”^①。进一步讲,“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②。因此,使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在当代继续发挥作用和影响,实际上需要与时俱进地对其进行消化和吸收,推陈出新,使其旧貌换新颜,在研究和解决新时代现实问题中使其精华能够重新生长出新的样态,这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在社会实践中坚持现实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现实问题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总结以往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经验,并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以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发展,则尤为重要。在毛泽东看来,社

会实践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人为主观地设计社会实践主题、节奏和步伐,必须立足于现实问题运动变化,开展正确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当前,把握和挖掘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紧密围绕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明确发展的主题,消化和吸收毛泽东实践智慧,以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构建起新时代的实践哲学思想。具体来说,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 启迪我们必须坚持用矛盾法则开展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表明,现实问题导向只是社会实践的出发逻辑,因为现实问题具有直观性,而真正能够深入到现实问题实质层面则需要坚持矛盾法则,“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③以矛盾法则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地建构出现实问题导向对社会实践的基础性作用,以现实问题的具体辩证法建构出社会实践的辩证法。问题即矛盾,以矛盾法则把握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才能在认识论上坚持正确,避免错误,唯物辩证法面对现实问题的作用,就在于教导我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由分析得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④。而矛盾法则事实上是一种深入事物内部本质的法则,对立统一的客观性不仅有助于深入地把握现实问题及其内在张力,而且客观矛盾还能解决思想问题,“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⑤可见,矛盾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则,在现实问题存在及其认识上都适用,如果不能以矛盾法则主要是矛盾运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那么在思想认识上就会犯错误。“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⑥而要使认识跟上实际的发展,则往往需要打破许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

①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闫方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①这就是说,在对现实问题进行认识时,影响主体认识的社会条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要打破社会条件的限制,即与社会条件进行斗争,紧紧围绕现实问题的矛盾斗争,形成符合现实问题客观实际的认识,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中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建构起社会实践的完整逻辑。

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毛泽东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思想表明:首先,需要对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行区分,以矛盾法则甄别出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即根本性矛盾,结合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客观实际和要达到的最终结果,明确社会实践的主题;接着,进行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矛盾法则判断出现实问题的性质,即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思考如何将斗争的绝对性表现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同一性,从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创造,谋划社会实践的具体建构;最后,充分关注现实问题的运动发展,以矛盾法则分析其是量变还是质变,如果是量变,可以坚持原来的社会实践不变或局部性调整,如果是质变,则需要考虑改变社会实践的根本走向,在系统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基础上产生解决新的现实问题的新实践。但需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内在关联性,不能人为地割裂或化约社会实践的内在多样性。实际上,毛泽东革命实践中包含着建设实践,建设实践中包含着革命实践,“破立结合”地构建社会实践才是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真正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因素。这实际上意味着,现实问题的存在及其运动往往需要以辩证的社会实践来应对和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仍然需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

(二)教导我们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在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无疑是全局性的、重要性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表明,社会主要矛盾是现实问题的本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往往能够产生现

实巨大的发展,构建出伟大的社会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时诉诸的是社会基本矛盾逻辑,那么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则聚焦于社会主要矛盾逻辑。虽然社会基本矛盾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但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或内容往往并不直接来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即使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影响或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仍然需要根据现实问题来看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与社会基本矛盾相比,社会主要矛盾更具有直接性、现实性、具体性,能够为党和国家的实践提供明确指导。在毛泽东看来,基本国情也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相连,基本国情如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构出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则产生出了革命实践的必然逻辑。“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②可见,社会主要矛盾能够建构出总体性的或者根本性的社会实践,能够集中代表全部现实问题的发展力量,构建出不同于解决其他社会矛盾的伟大实践。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具体的、历史的和总体的,是对以往社会主要矛盾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的集中概括,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和解决它。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实问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问题,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是问题。它们是在解决以往社会主要矛盾即物质文化需要问题和社会生产落后问题基础上产生的更复杂、更艰巨问题,必须坚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是对以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彻底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对其实现的扬弃,认识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要彻底地放弃过去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逻辑,取消之前的社会实践,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实践,而是在之前社会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新实践,但必须坚持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如果不坚持这样,那么极有可能人为主观地构建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来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问题,忽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认识 and 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

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以唯物辩证法去认真对待,正如毛泽东所说:“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①

Mao Zedong's Prac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Actual Issues

HAN Bu-ji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not a system of pure abstract speculation, but a crystallization of wisdom on how to understand and carry out social practice scattered in Mao Zedong's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theoretical works.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abstract "practical philosophy" lies in that it adheres to starting from reality and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actual problems, thinking and studying specific "social practice". However, it is not bound by social practice and does not stay at the level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but emphasizes development, revolution and scientificity. It has reached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unification of Marxist universal truth with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he solution of social practice problems, which has strong reality and value. The real material force that can change real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limits practice to the category of ont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 Protracted War*, we can find that Mao Zedong's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actual problems,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On Protracted War*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we can still use this as a reference for carrying out specific and great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roblem orientation; practical philosophy; Mao Zedong; protracted war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